

中国美术史

〔日〕大村西崖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美术史

〔日〕大村西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术史 / (日) 大村西崖著; 陈彬龢译.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40-3601-9

I. ①中… II. ①大… ②陈… III. ①美术史—中国
IV.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065号

中国美术史

〔日〕大村西崖 著
陈彬龢 译

责任编辑 屈笃仕 张金辉
装帧设计 吕逸尔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豪波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7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3601-9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美术史》，日人大村西崖著。大村西崖（1868—1927），美术史学家、美术批评家，原名盐泽峰吉，别号无记庵。大村氏一生钻研中国美术，收藏宏富，见闻广博，曾数度来华考察研究，并与吴昌硕、罗振玉、陈师曾等交善。著有《中国美术史》《密教发达志》等书，并主持刊行《图本丛刊》。

大村氏《中国美术史》一书，依编年体例，自太古至清代介绍中国书画、雕塑、工艺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本书民国时由福建陈彬龢译成中文，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丛书，于民国十九年（1930）出版印行。

此次出版据1930年商务印书馆陈译本，并以简体横排形式重新整理，标点一按现行规范处理。本书因系民国翻译著作，人名、地名、纪年及语言表述或有不同于今日之处，除一些明显讹误予以径改，余则为保留原貌计，不作改动。惟愿本书的出版，对读者有所裨益。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年7月

陈延龄序

别彬龢才三月，其间息耗时至，知方从事撰述。昨以书来，则所译《中国美术史》，已杀青矣。吁！何其速也！夫东方之有美术，古已。伏羲画卦，为书之始。有虞作绘，为画之始。近代流传金玉龟甲诸器，类多殷周以前所作，则知制器尚象，世界实莫予先。顾自文艺复兴以还，西方美术，日新月异。返观东方，则时代愈降，美术进步愈少。此何以故？岂非以缺乏统系纪述，恣人探讨，遂不免呈天阙黄萎之观欤？虽然，近来学者亦知是事之重要，而亟亟美术史料之搜采是务。以余所见，此种撰著，已约略可数：如义宁陈氏书、溧阳姜氏书、衡阳冯氏书、浙杭叶氏书，皆其卓卓者。冯、叶两书，视前两家之仅论大略者，尤为精审，惜全书尚未脱稿，无以饕学者之渴望。彬龢译之书，余虽未窥全豹。然观其搜罗之富，体例之精，与其学问思想之博赡锐敏，可决其毫无遗憾。说者谓希腊温尼士（Venus）雕像之发掘，为西方文艺复兴之动机。学者果取彬龢译本，相率为美术统系之研究，安知他日此书不为东方文艺复兴之椎轮耶？彬龢漫征余序，辄为之说如此。因以谗夫提倡美术者，咸致力于是也。

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彬县陈延龄序

陈彬龢序

本书原著者,为日本大村西崖氏。氏于东亚美术,曾经数十年之研究,今年逾古稀,犹主东京美术专门学校讲座。彼都人士,固多好古敏求之士,重以政府之奖励、公共学术机关之度藏,搜罗宏富,足资专门家研究之助,而氏之成就,得力于此者,正复不少。往者我国罗叔言氏,侨寓东都,得一精品,必邀氏互相鉴定,考订金石,过从甚密,足以知其造诣之深已。氏于艺术方面,撰述颇多,而于佛教图象,探讨尤勤,顷又有佛像新集之刊布,爱好美术,老而弥笃。

本书之作,初为美术学校诸生讲授之用,其所研究之范围,包含东亚各国之艺术。而东亚各国,实以中国、印度、日本为最重要,故均有详备之记述。后以卷帙浩繁,乃厘分为三,于明治三十四年(即我国光绪二十七年)单行刊布。今所译者,仅限于中国之一部,虽非全璧,而实全书精神之所寄。盖三国之中,其文化之年代最久,而文献之材料又最丰富,伟大艺术品之遗留于今者,亦以中国为最多。

日本文化,在中古时代以前,实由中国所输入,即美术史之年历,亦仅中国三分之一,故其作品,渲染中国之色彩最浓。印度虽为古代文明国,自有其独创之风格,然自唐代以

后,佛教寂灭,艺术亦渐趋消沉,延至近世,彼都有志之士,反须向中国探求,衰颓之象,概可想见。故叙述东亚之艺术,只须注重于中国,即能纲举目张,不涉支蔓。而关于工艺之叙述,尤为本书所特别注意之点。盖工艺之在当时,虽出于纯粹技艺者之手,其目的亦在供生活上实际之用。然代易时移,历劫幸存,吾人摩挲而抚玩之,仿佛神游千载之上,因以溯往哲创造之原,考先民制作之精,其裨益于考古之处实大。且当时之装饰物,如挂轴、屏风、佛像之神龕、文房之用品,以及园亭台榭之陈设,在在与美术有相联之关系,即普通使用之事物,亦可考知当时社会之风俗、生活之状态,岂可因其材料之贵贱,而遽加以轩轻。本书作者,对于工艺物详述靡遗,意在斯乎!

考中古美术,以唐代最为发达。而唐代艺术品,尤以雕刻与绘画,具有特殊之风格。盖自汉代以来,白马传经,印度佛典,渐次流传中土。唐时玄奘法师,留学彼邦,交通益繁,于是佛教图象,亦次第输入,中印美术合并后,遂开美术界空前未有之大进步。而吴道子之绘画,与杨惠之之雕塑,在当时胥有圣手之称,惜时代隔离太久,且中经兵燹,遗物半多散佚。道子之画,虽间有流传,然真赝糅杂,鱼目莫辨。而杨惠之作风,自经东坡赞赏而后,数百年间,转辱没于尘封鼠穴之间,于一二鄙伦僧徒,度其寂寞无聊之生活,此固西崖氏所梦

想冥索,而不能见者;迨至民国十三年经顾颉刚氏之考订,始知湮没近千载之神物,尚巍然存于苏州甪直镇之破庙颓垣中,经风雨之侵蚀,行将与草木同腐。惟时氏方教授美专,乘假期之便,远涉重洋,访求遗物。其致译者书云:

承示杨惠之塑像,现存甪直镇保圣寺。鄙人曾著《中国雕塑史略》,述惠之之事,拟以“塑圣”。曾闻惠之所作黄巢,尚存而不毁。窃思雕塑之风,至盛唐一变,如太原龙门新窟所刻诸像,姿态衣褶,委曲精详,奕奕如生,必出惠之之手,及见保圣寺罗汉像影片,始得其确,何快如之!鄙人拟于四五月(今年)之交,重游燕京,观故宫博物院,并南下访甪直镇惠之之遗迹,为之摄影……

吾人于此!可以想见氏爱好艺术之笃,老年犹不惮跋涉风尘之劳,以寻求研究学术之资料;亦可见氏于考订古物,不徒事锱铢旧籍,作模糊影响之谭,以侥幸得淹博之誉,尤须凭耳目之闻见,以资印证——此种老而好学,与不敷衍苟且之精神,诚足以药青年浅尝即止之病。而我国号称声名文物之邦,承受先民至丰富之遗业,匪特不能发挥,即固有之物,亦听其日就渐灭,反须从外国之撰述中,以考求本国之学术,把笔至此,不禁内愧无艺。虽然,挽近以来,衮衮诸公,只沉醉

于触角之争,而蚩蚩小民,亦徒为私利之务,举国人士,几全为鄙俗之利欲所熏陶,无复高尚雅洁之思想,其弊在于主持教育者无纯正之艺术,以涵养青年之德性,一任其万马奔腾之情性,以驰骋于嗜欲之场,于是蔡子民氏乃倡为美术代宗教之说,思所以挽救之。然我国关于艺术界之著述,率多东鳞西爪,支离破碎,令人如处五里雾中,茫然不知所向,即最近戴岳氏所译英人 S. W. Bushell 著之《中国美术》,搜罗虽称宏富,而其撰述体裁,无甚系统,且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本书作者,能见及此,仿史家编年之例,其叙述自上古以至清代,元元本本,有条不紊,学术贫荒之中国,得此或不无小补。此不佞译述赓事,所引以自慰者也。

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十五日陈彬龢识

目 录

陈延龄序	1
陈彬龢序	2
第一章 太古	1
第二章 唐虞	2
第三章 夏	5
第四章 商	6
第五章 周	9
绘画 玉器 铜器 陶漆 雕刻 石文	
第六章 秦	19
第七章 汉	21
前汉之绘画 后汉之绘画 石享堂 石阙及石人	
兽 碑碣 书及文房 庙像 明器 瓦砖 陶漆	
玉器 铜器 宫苑之装饰	
第八章 三国	45
第九章 晋	47

书画 文房 雕刻 工艺	
第十章 南北朝·····	55
书画 文房 南方之佛教像 北方之石窟 造像 道教像 佛道像以外之雕刻及工艺	
第十一章 隋·····	76
书画 佛道像 工艺	
第十二章 唐·····	80
初唐之绘画 盛唐之绘画 中唐之绘画 晚唐之 绘画 壁画 功德幢及移动壁画 屏风 掩障 鉴藏 印记 装裱 画估 画品 画史 论画 书 论书 书品 刻书 拓摹 文房 佛教像 道教像 庙祠像 陵墓之仪饰及碑碣 明器及俑 金工 漆工 窑工 织染 螺钿 木画镂牙 雕石	
第十三章 五代·····	140
绘画 鉴藏 文房 造像 妆奁 瓷器	
第十四章 宋·····	147
北宋之院人 专家及佛教画 轩冕岩穴之绘画 翰林图书馆 南宋之院画 南宋之佛教画 书 法帖 图章 鉴藏 装裱 印记 挂轴与壁画之 兴废 扇画及小帧 画史 论画 画品 刻书	

文房 古玩 佛道像 杂雕刻 漆工 窑工 锦
绫 克丝

第十五章 元 200

书画 鉴藏 装裱及画传 论书画 文房
造像 窑工 漆工等 毡罽及锦绫

第十六章 明 219

院画 浙派 士夫文人之山水竹石 花卉 人
物 折叠扇 画图之刻本 书 篆刻 鉴藏
册页 画传 论画 文房 雕刻 金工 漆工
窑工 织绣

第十七章 清 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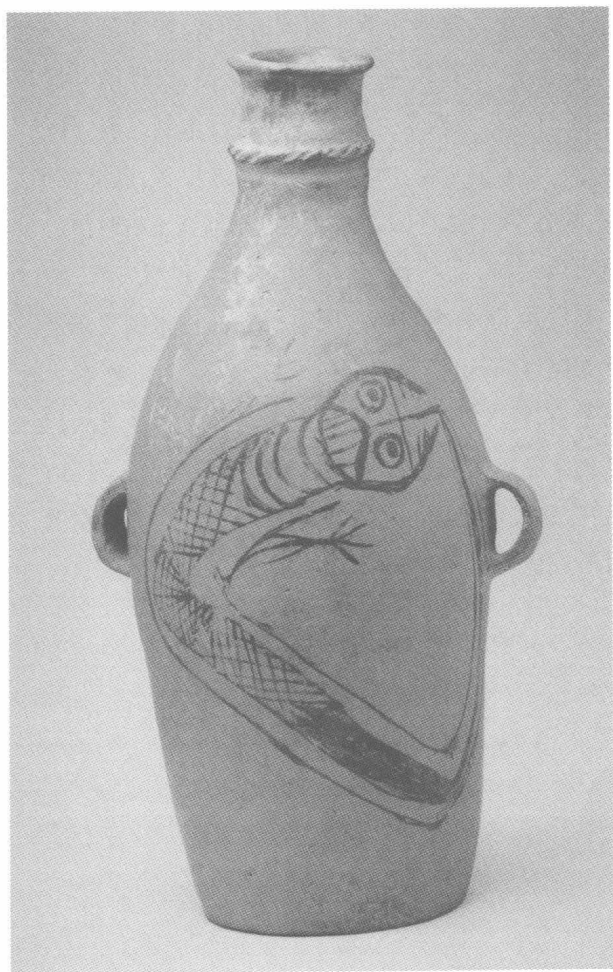
浙派 袁派及清初之南宗 雍正乾隆之绘画
嘉道间之绘画 晚清之绘画 书 篆刻 鉴藏
画传 论画 画图之刻本 文房 雕刻及玉石
漆工 金工及织绣 窑工 建筑

第一章 太古

中国本为游牧民族,至有巢氏构木为巢,神农氏教民稼穡,始渐易其俗,集于黄河流域。神农氏又尝百草,制医药;伏羲氏制网罟,收渔利,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至黄帝轩辕氏,又造舟车;制兵器;兴蚕桑之利;镕铜铸鼎,开算数之法;观天文而立干支,造历数;定五音、十二律之音乐。自是而后,始可计年;文化发达,于是乎见。又有昆吾者,任为陶正,陶器亦因之而起。其时创造文字与图画者,则有黄帝之臣仓颉与史皇二人。仓颉造文字,史皇造图画。文字之构造方法,称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象形字之与图画,在当时则几相类者也。

第二章 唐虞

自黄帝以后历四代[少昊金天氏都于青阳(山东交州府穷桑)八十四年,颛顼高阳氏都于高阳(河南杞县)七十八年,帝喾高辛氏都于亳(河南偃师)七十年,帝桀在位九年。西历纪元前 2597 年至 2358 年],文化已渐次发达。至帝尧陶唐氏[都于平阳(山西临汾县)百年,西历纪元前 2357 年至 2256 年],帝舜有虞氏[都于虞(山西平陆县虞城)五十年,西历纪元前 2255 年至 2206 年],承其遗业,更发挥而光大之,于是渐脱茫昧时代之习,而进于宗法社会之域。其尤有关于工艺品之进步者,厥为制定氏姓,及祖宗之庙祀,起后世宗庙明堂之制;序爵位礼制,以祭天地神祇;造五瑞五器之玉物,以序尊卑;成五彩之绘,以明服章。五瑞者,即五等之圭璧;五器者,即用于祭祀之物。在昔石器时代之雷斧石槌,已笨重不适用;虽各种礼器,至周始更完备,而为六瑞(王之镇圭、公之桓圭、侯之信圭、伯之躬圭、子之穀璧、男之蒲璧)、六器[苍璧(天)、黄琮(地)、青圭(东)、赤璋(南)、白琥(西)、玄璜(北)]等物;然追其创制之原,则帝舜时代已有琢饰之雕碾。服章之彩绘,即后世所谓之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可见文物之



马家窑彩陶

渐进于粲然矣。陶器为舜在河滨所制者,皆非陋窳;礼器制成泰尊、虎彝、雉彝数种。尊为盛酒之器,彝裸酒之器,其虎雉二彝,即所以绘服章之宗彝。陶器及木制之器,外绘以虎雉之形。考有虞之世,所以有如此之进步者,以能创造祭祀礼仪,故各种器物,亦因之而发明。乐器在上古时虽已发明,然至唐虞之时,而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始完备。其后共工(官名)作钟,因有祝、敌(皆木制之乐器。敌,形状如虎,背有钜钺)之音乐。故音乐及铸铜刻木之技,亦渐有进步,特以钟为金属乐器之大宗。周代之遗品,至今尚可考见。鼎亦为观察古代艺术最切要之宝器;想自有虞之世,曾有铸成干虫篆带之文饰,亦未可定。黑漆之食器,亦虞舜时所成也。

第三章 夏

至于三代(夏、商、周),文化又大发达。夏[都于河南阳翟(禹县)四百二十二年,西历纪元前 2205 年至 1784 年]禹之时始以文饰铸之于鼎,图成山川奇怪,魑魅魍魉。古铜器之文,与使用最广之云雷文,及罍之制,皆创于夏时。考罍字之缶(陶制之乐器),即雷之重文之省画,便可知雕刻文样于大陶器矣。鸡彝与黄彝,亦为夏之创制,饰于瓦木之器,足以考见者:鸡彝以鸡之形,黄彝以龟之目,饰以黄金者也。或黄彝其初为铜器;其龟目,用金错镶嵌或涂金,亦未可知。斯时之织物,亦大进步。所织之物,以锦文为多,亦有织成贝文者。漆器亦为夏禹所造,其造成之祭器,外施黑漆,而以朱色画于其内云。